

《平凡的世界》里的烟文化

■ 江党生

《平凡的世界》是中国著名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这部小说全景式地表现了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近 10 年间中国的城乡社会生活。早在学生时代,我就读完了这本“大块头”。出于职业习惯,现在再读此书,我更多地留意书中与烟有关的细节。认真细读之下,不难发现《平凡的世界》里有着浓浓的烟情结,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中国的烟文化。

按照当今的说法,《平凡的世界》植入了许多烟草广告。好在这部作品创作并出版于上世纪 80 年代,那时候还没有控烟之说,否则,以当前的控烟形势,这部作品未必能获得茅盾文学奖——书中有着这么多描写吸烟、渲染吸烟形象的作品,控烟组织不将其拉下奖座必不罢休,说不准,还给它评个“脏烟灰缸奖”——这是题外话。《平凡的世界》中有关烟的叙述和描写,是对那个年代的真实反映,并不影响其成为巨著。从烟的角度阅读《平凡的世界》,书中或多或少关于种烟、吸烟、敬烟等中国式的烟文化,值得品味。

关于种烟。从《平凡的世界》有关叙述来

看,种烟是一门技术活,不是大部分庄稼人所能熟练掌握的。在《平凡的世界》众多人物中,只有孙玉厚和田福堂两位上了年纪的农民是“营务旱烟的一把好手”,其他人包括主人公孙少安这位农村能人兼农活高手也不算是种烟好手。小说里写到,田福堂营务的旱烟,抽起来“不硬也不软,又香又顺气,晚上睡觉还没痰”,徐国强老人认为是“最喜欢的礼物”;而孙玉厚仅在院子外边的弹丸之地上营务旱烟,所出产的金黄色的烟叶,“不仅保障了他父子俩(孙玉厚与孙少安)和他二爸(孙玉亭)的烟布袋,还有剩余在石圪节的土街上换回几个零用钱。”可见,要想种好旱烟,是要技术的。也许正因为需要技术,使得种烟在那个年代,成了“营务旱烟好手”们的副业,拿旱烟叶到街上去出售,不仅可以买盐和点灯的煤油,还可换回几个零用钱。

关于吸烟。有关吸烟的叙述和描写细节,在《平凡的世界》中,多得数不胜数。通过这部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吸烟在中国是有着广泛的群体基础,烟文化在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吸烟群体庞大。在那个年代,物质匮乏,且文化娱乐活动少,吸烟成了一种消遣。在农村里,“男人们大都一人一杆旱烟锅”。不仅庄稼人吸烟,揽工汉吸烟,干

部们也吸烟。吸烟俨然成了那个年代男人的标志。当然,身份地位的不同,吸烟的档次也有所区别。庄稼人、揽工汉这些底层老百姓吸旱烟,有的用旱烟锅吸,也有的用纸如孩子写过的作业本卷着吸;稍上层或有身份的如干部田福军、白明川等,以及条件稍好的如田润生、金俊海等则抽纸烟,也就是卷制好的香烟。吸烟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国人吸烟的历史可能不长,但吸烟对国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关于敬烟。当吸烟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烟成为大众化消费品时,人与人之间互相敬烟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敬烟同样有学问。熟人之间敬烟,可以不讲究,也就是自己抽什么烟,敬给别人也是相同的烟。这时,烟是增进感情的催化剂。若有求于时,敬烟是马虎不得的,敬给人家必须是好烟、名烟。这时,烟是探路石,是敲门砖。也有为满足精神需要而敬烟的等等。

关于品牌。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平凡的世界》里的卷烟品牌算是比较多的,共有六个卷烟品牌:大前门、金丝猴、牡丹、飞鹤、红塔山、良友。小说中有关这六个卷烟品牌的文字不多,尽管如此,也为分析那个时代的卷烟品牌提供了依据。首先,品牌档次的

高低。“牡丹”烟是田福军、李登云之类的县干部常抽的;“良友”烟是胡永合送给马副县长长的礼物;“红塔山”烟则是孙少安去河南购制砖机时在个体商贩那里高价买来应酬用的。可见,牡丹、红塔山、良友属高档卷烟。大前门、金丝猴、飞鹤无疑要比前三个品牌的档次低。

《平凡的世界》里的那个年代已离我们远去而成为历史。也就是从那个年代起,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中国社会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旱烟,那个伴随了父辈们大半生的“精神食粮”,早已退出了烟草历史长河。中国烟草行业经过 30 年来的发展改革,烟叶种植技术越来越先进,种植效益越来越可观,卷烟产品质量越来越好,品牌销量越来越集中,品类越来越多样化,为烟文化的丰富注入了更多的内涵。

今天的烟叶种植,已向着“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信息化”的现代烟草农业迈进。烟农不再像孙玉厚那样在弹丸之地上营务旱烟苗,成片的烟田越来越具有基地的特征;烟农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烟叶品质更具特色,已不是当年田福堂的旱烟叶所能相提并论;烟叶种植已成为发家致富之路。

情牵烟草半生缘



■ 余先锋

父亲和烟有一份割不断的情缘,他的大半生都和烟相依相伴。以前没钱抽卷烟的时候,他抽自己种植的旱烟。后来,条件好了一些,他抽上了卷烟。几十年就酷爱曲靖卷烟厂的烟,爱不渝,情未变。

我的母亲过世比较早,我们姊妹 4 个都是父亲拉扯大的。在精疲力尽的时候,父亲总会美美地抽烟,那样子,好像就是在吞吐大半辈子的苦乐,很是满足,很是飘逸。

父亲早年抽的旱烟,是他在自留地里种的。后来,包产到户,经济宽余一些了,父亲抽上了卷烟。可从来不抽好烟。那时候,市场上更多的是抽两头点火的平嘴烟,往往也是市场上最便宜的那种。在我印象中,“八大河”、“吉庆”、“福”等这几种烟都是他喜爱抽的。不管是什么烟,父亲总是抽得很带劲。那些岁月,父亲抽着廉价的烟,在半明半暗的灯下,若有所思的缓缓吞吐,就像吞进日子的全部苦乐,吐出生活的所有酸甜。抽够了烟,睡觉也甜美踏实,鼾声吵得连门外的狗都不时汪汪叫。

后来,姐姐到乡里当了老师。我毕业后,到了卷烟厂工作。在老家的村子里,四个姊妹两个有工作,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每当乡亲们赞扬的时候,父亲总会从口袋里摸出烟,美美地抽上几口,很爽地吞吐浓浓的烟。这时候,他抽的烟,依然是低档的烟,抽得最多的是当时的“吉庆”,他说这个牌子名字好,价格低,味道好,而且还是儿子做的,好抽。乡亲们笑说,你姑娘当了老师,儿子就在烟厂,还抽这烟啊,起码也得抽“石林”烟呢。父亲高兴地说,这就是我儿子买的,烟味好呢。

其实,姐姐也常常给父亲买烟,大多是当时的石林烟。我回去看他,也总要带几条烟回去。那时候,石林烟是名牌烟,很受欢迎,他的儿子就是做石林烟的,至少也得给父亲抽点石林吧?父亲把我们姐弟买的那些烟拿在手里,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爱不释手,却从不拆开。还问我们一条多少钱,我说你问钱干什么,很便宜的,只管抽就行了。就拆开给他,他却说,留着慢慢抽。仍然抽他的吉庆烟。后来,吉庆烟停止生产了,我告诉父亲,云烟也是我们生产的。是毛主席抽过的,连他老人家都说好呢。父亲很高兴,此后一直就抽了紫云烟,多年来再未“移情别恋”。

几个月前,我出差到了老家所在的县。从县城到家也就几十公里,恰好有时间,就抽空去看看父亲。到了老家,才突然想起来:临时打的主意,连烟都没有带几条。我就到镇上的商店去买。岂不料,那店铺的老板居然是我多年未见的一个表亲。闲聊中我得知,这些年我们给父亲的好烟,都被父亲托这位亲戚给卖了。

我说父亲,又不是没钱花,这样做,丢人哪。父亲有些难为情。许久才说,你年轻,不知道。再说,抽习惯了,那些好的烟还不过瘾呢,以后就别买了。此前,我们也常说父亲,抽了一辈子丑烟,现在抽点好的对身体好。父亲却说,烟嘛,都一样,吸得出气来就可以了。

许久,我看见父亲有些动情。他缓缓起身,从柜里摸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竟是一扎钱,看样子,起码也有一两万。父亲说,这些钱是你们给我买的烟卖的,你们有出息了,多高兴。可你们都是从村里出去的。你们那时读书不容易,现在的娃儿们读书也还是难,学校都不成样子了,爹现在也不花多少钱,我想把这些钱拿给学校做点事……

望着苍老的父亲,我们都沉重地点了头。

烟雾袅袅飘散,不知不觉中,我的眼角湿润了。模糊中,我看见 70 岁的父亲,幻化成他手中的那支紫云烟,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依然保持燃烧。在化为灰烬的同时,完成了自身生命与价值的涅槃……



烟中三味

■ 王誉霏

尽管吸烟是烟民的一大乐事,但很少有人能形容烟味是什么味儿。我是不吸烟的人,看到身边的朋友吸烟,不免有些好奇。小小的一支烟,究竟有多大的魔力,开心的时候吸,苦闷的时候吸,寂寞的时候吸……

吸烟有什么味道?可以意会,难以言传。

朱自清先生说:“抽烟其实是个玩意儿。就说抽烟卷吧,你打开匣子或罐子,抽出烟来,在桌子上顿几个,叨上,擦火柴,点上。这其间每一个动作都带劲劲儿,像做戏一般。自己也许不觉得,但到没有烟抽的时候,便觉得了。那时候你必然闲得无聊,特别是两只手,简直没放处,再说那吐出的烟,袅袅地缭绕着,也够你一回两回地捉摸,它可以领你走到挺远的地方去,即便在百忙当中,也可让你轻松一会儿。所以对于抽烟的人,一叨上烟,真能悠悠遐想。无论他是靠在沙发上的绅士,还是蹲在台阶上的瓦匠。有时候他还能叨着烟和人说闲话,自然有些含含糊糊的,但是可喜的是那满不在乎的神气。这些大概也算得游戏三昧吧。”

最近看了丰子恺先生的一幅题为《烟中三昧》的漫画,构图简洁明快:一支手悠闲地夹着刚点燃的纸烟,纸烟从头至尾写着“少”、“壮”、“老”三字。通过这幅漫画我对吸烟有了新的认识,品烟如同品味人生,人生犹如一支香烟,点燃的同时意味着生命的开始,深吸一口香烟,缓缓地吐出一个烟圈,青烟弥漫在空气中,随着时间的流逝,烟叶燃尽,化为烟灰随风飘散……韶光易逝,时不再来,古人便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告诫。既然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不该碌碌无为,为自己的人生定下目标,坚定信念地奋斗,积极向上地生活!品烟品的是一个过程,我们的上生亦是如此,烟中三昧正是人生三昧矣!

在贵烟一年多的工作经历,使我完成了从学生到职工的过渡,随着贵州中烟的不断发展,我始终深信,坚持孜孜以求、不懈努力,贵州中烟将成为我的舞台,也许结果并不重要,而这“品”的过程一定是值得回味的。

老烟农汪和仔的种烟经

■ 刘荣菊

汪和仔是江西省广昌县盱江镇赤岸村围上村小组的老烟农,已有 12 年的种烟历史,被当地村民誉为“铁杆烟农”,连续六年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奖励。

汪和仔从 2001 年开始种烟,已积累了丰富的种烟经验,并通过种植烟叶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上了小康生活之路。2012 年虽然遭遇了洪涝、病虫害等自然灾害,造成单产下降,但种的 45 亩烤烟仍然获得好收成,交售烟叶 13300 多斤,平均亩产 300 余斤,总产值 163000 多元,亩产值 3622 元,中上等烟达 100%,其中中上等烟占 78.32%,除去各项费用,加上烟草的各项补贴种烟纯收入达到 11 万多元。

从一开始种烟到现在,随着种烟年限的增加,汪和仔从一个只会种粮、种莲的农民变成一个以种烟为专业的烟农。笔者同老汪聊起来,让他谈谈多年来的种烟经验,一谈起烟叶种植,老汪的话匣子便打开了,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种烟的三点体会。

树立信心,一门心思种好烟。汪和仔是一个很有脾气之人,他认准了可以干的事就要干好,就要一直干下去。汪和仔从 2001 年走上种烟路后就与烟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几年,虽然烟价较低,扶持很少,但经过摸索,还是觉得烤烟有种头,可以发展。便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烟一直种下去,开始与他一起

种烟的村民因中途受到一些挫折,有的改种其他作物,有的外出打工,但汪和仔没有灰心丧气,也没受别的事干扰。开始两年,汪和仔种烟不到 10 亩,从 2003 年起他每年种烟都在 20 亩以上,去年达到 38 亩,今年增加到 45 亩,越种烟信心反而越大。

依靠科学,种烟收入才能高。通过这十几年的专业种烟,汪和仔感到:种烟光凭气力蛮干不行,要靠技术、靠科学种烟。在这方面,一是做到严格按照烟草部门制定的技术规范生产,每个生产环节都听从烟技员的指导,比如要选中上 etc 土壤种烟、农家肥实行密封发酵、苗床土消毒、剪叶炼苗时不能叶片有露水和雨天进行等等。二是在施肥方面做到增钾控氮,将氮、磷、钾的比例调为 1:1:3,并按标准一次性条沟施肥,用硝酸钾追肥提苗。三是为确保烟株生长健壮,坚持做到 100%漂浮育苗、100%拉链式盖膜、100%中耕揭膜培土。特别是在烟叶生长期后期要注意清除烟田里的杂草,以免杂草与烟叶争肥。在防治病虫害方面,一定要在事先注意观察,事先预防。另外要做到综合防治,比如你先一年冬天要翻好田,让烟田经过霜冻,病虫害就会更少。汪和仔发现该村一带种烟的田容易得一种根黑腐病,其年年冬天利用烟田做“三光”的杂草烧火土灰,很好地减少了这种病害。四是在采收烘烤方面,汪和仔除了按技术要求做好鲜烟采收外,还把一些病叶、坏叶坚决丢了,不让它们进烤。这

红方印,尘封的徽州贡烟

■ 新华

源远流长的徽烟文化

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鼎盛于明清的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纵横中国商界数百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徽商既代表着一段历史,又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烟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只是因为种种原因,少有系统挖掘,鲜为人知。

徽商自明代(1368 年-1644 年)中叶起步入黄金发展期,鼎盛 300 余年。烟草传入中国在明朝万历年间(1573 年-1620 年),1889 年,美国人菲里斯克将卷烟带到中国上海试销。活跃于当时政商两界的徽商,也引领着卷烟消费的时尚,光绪三十年(1904 年)流行的《咏香烟公司》诗曰:“纸卷香烟广及时,年轻争买口含之;徽商多学洋人样,知己相逢赠一支。”可见,当时徽商对卷烟的偏爱和实际传播对卷烟的消费引领与带动作用非同一般。

徽烟文化源远流长,延绵不断。抗战期间,歙县侨南卷烟厂曾生产“白姑娘”品牌卷烟,并有宣传对联为“白姑娘花下焚香花香香并香;红信人梦中做好梦好好真好。”可谓对仗工整,令人回味无穷。上世纪六十年代徽州曾广为流传一个谜语,谜面是“生的不能吃,熟的也不能吃,只能边烧边吃”,谜底是“卷烟、香烟旧时指旱烟、水烟”。徽州地区丰富的竹木资源成就了“竹雕、木雕”,徽州二雕文化也与卷烟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乾隆年间《嘉定县志》记载,明代歙县竹雕大家朱鹤就精于雕刻竹烟筒。各式烟具也成为徽州的民间工艺特产,独具徽派特色。

徽州最早何时开始种植烟草、生产加工,现已难以考证。但已知的是清代乾隆年间,徽州烟丝已成为朝廷贡品,被御封“红方印”,“纪大烟袋”纪晓岚更是赞誉为“尝遍南北,无如徽之烟草”。

红方印,徽烟文化中的明珠

徽州烟丝“红方印”,指的是烟丝包装纸上的红印图案,它标有店号、烟丝品名或经营(生产)地名,该印记便是烟丝的早期商标,图案形状一般常见的为长方形,也有正方形和椭圆形,也有少数书卷型等,由于大多为方型红色印记,徽州民间故称其为“红方印”。“红方印”在当时是一种商标荣誉,可谓是名牌产品、质量免检等标志的雏形。据考证,歙县大谷运汪满田的烟丝被乾隆皇帝御封贡品。

《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与徽州人士交往频繁,受徽商影响颇深。纪晓岚生平有两大嗜好,一是喜欢收藏砚台,二是喜欢抽烟,二者均与盛产砚台、烟丝的徽州颇有渊源。他最喜爱的一方砚台就是与其同年的莫逆之交、被梁启超称为“前清学者第一人”的徽州大家戴震所赠。徽州人汪由敦乾隆年间掌管吏部。一日,纪晓岚登门拜访,汪由敦拿出汪满田的同宗亲戚所制烟丝。纪晓岚品尝后大为赞叹,纪晓岚从此迷上徽州烟草,赞誉为:“尝遍南北,无如徽之烟草。”

乾隆三十八年,纪晓岚出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心力稍倦,纸上烟云过眼多,更需烟力支撑。他在紫禁城内吞云吐雾,同僚相继索取,乃至乾隆皇帝也深受影响,责成内务府承办进贡。汪满田烟丝成为皇家贡品,名动一时,直接带动了徽州烟叶的快速发展,到清朝末年,仅歙县一地烟叶产量就达 3000 余担。得天独厚的徽州烟叶名冠天下,成为当时烟草业的标杆。

红方印的时代发展

据《安徽省志(烟草志)》记载:休宁、黟县其旱烟就称为“顶贡”、“二贡”。有实物显示,还称之为“贡丝”、“官礼名烟”等。经过改良加工后的高等级烟叶,在这些名称前冠以



“露叶顶贡”、“露叶贡丝”等,以此来区别烟丝的品质与等级。

露叶:烟株自上向下第二层避免紫外线直射且被露水滋润的叶子。

顶贡:古时进贡给朝廷的烟丝称贡丝,“顶贡”即顶级、顶好,最好的烟丝贡品。

顾名思义,“顶贡”、“官礼名烟”是专供皇亲国戚和官员们享用的。

斗转星移,随着徽商的沉寂,徽州烟丝也盛名趋弱。但皖南烟农仍承载着先辈的遗风不辍坚守着、耕耘着。时光进入新世纪,安徽烟草工商携手,在烟叶生长条件与有“金叶王国”之称的津巴布韦极为接近的皖南成功引入了世界级的本香之冠“焦甜香”烟叶,运用自主创新的现代科技,成就了黄山品牌的“典范焦甜香”。

今年以来,安徽中烟遵照姜成康局长对品牌文化的重要指示:“对品牌的历史深度挖掘,增强品牌文化的厚重感”。安徽中烟的品牌管理人员经过大量的走访和文献文献挖掘,终于使“红方印”这一段尘封的徽州贡烟历史得以重焕荣光。

拂去历史的封尘,超越时空,“世界级的本香之冠”与有“东方津巴布韦”之称的皖南灵山秀水自然造化交融共生,“徽州贡烟”的传统文化和优良基因与行业领先的科研技术完美融合,黄山(天都)、黄山(红方印)等产品品味上市,必将带给广大消费者一场舌尖上的盛宴。黄山品牌正续写着“徽州贡烟”的辉煌。